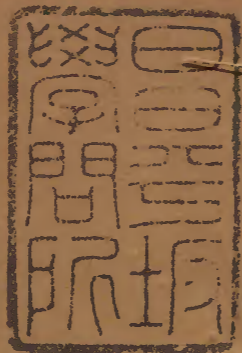


二程文集

九



漢書門類			
九	四	三	九
一	〇	九	函
一	四	二	冊

內閣文庫			
九	四	三	九
一	〇	九	函
一	四	二	冊

理學全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72)
函號	299 47



二程文集卷之八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書啓

為家君上宰相書



堯聞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
其道而天下懼為惡二者為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
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
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
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一作伏惟閣下

伊瀛先生文庫

受業諸子仝校

以上賢之資爲聖主之輔深功厚德卓出前古所以致今日之治者蓋由盡心勸懲之道而天下之善惡明也今若有善人于此而不得彰顯以至于泯沒則於閣下豈不甚惜而欲聞之乎珣是以敢忘其僭易之罪而布其誠懇於左右伏念珣之曾祖當五代之亂棄官避世以俟真主之興我朝受命首赴闕庭一言遭遇受聖祖非常之知及太宗皇帝之在晉藩親自選擢俾之輔佑于時真宗皇帝親受經訓太宗纂緒顧遇益隆凡所獻替無不開納稱其忠厚待以腹心前後兩欲相之而姦臣盧多遜惡其方正皆因四方之事薦之使行暨于還朝復將大用而先祖自以

衰老瀝懇辭避乃特爲改置文明殿學士之職俾處庶僚之右制辭丁寧復示終用爲相之旨至于沒身不許告老歷事兩朝受恩三聖終始一節存沒異遇考於謚法宜得美名而當時有司失於舉行門生故吏不能論請以至于今未有易其名者珣大懼年祀浸遠遂至湮晦近三請于朝廷而有司引條例以旣葬爲限夫聖人作謚之意本以彰善癉惡若以請之後時遂廢其禮則是爲善者未必見褒而爲惡者得以自隱也况國家推恩率循舊例竊見近日王嗣宗輩亦是已葬朝廷恩旨特許追賜獨珣之曾祖以條例爲限某竊惑焉若以官言之則三品以上皆應令

文以德言之則先祖清儉之節淳厚之德寬大之量周通之才比於嗣宗誠亦無媿何嗣宗得請於無例之前而先祖見抑於有例之後若以先祖非兩府而異之耶則太宗皇帝眷遇如此累將柄用至於老疾聖意未已制詞具在遺旨如存繼聖之朝得不念之哉古之聖賢生非其時身無其位不得主懲勸於天下尚猶論古之人觀其言考其世以分別其賢愚善惡何哉有至仁之心而自任之重也故人有一善晦而不顯其心媿恥若已揜之今閣下當明盛之時居宰職之任褒賢勸善是所職也若使本朝賢士名跡湮晦以爲朝廷之闕閣下得不惜之乎矧主上以至

孝御天下祖宗之朝一政一令靡所更易一器一玩弗忍遺棄而恩舊之臣豈不存念伏望閣下體聖祖選擢之意感神宗恩遇之厚念真皇受經之舊副主上繼志之心力賜主張許循近例如此則恩滿泉底光生後昆則珮闔門粉骨不足以報厚德矣

謝呂晦叔待制書

竊以古之時公卿大夫求於士故士雖自守窮閭名必聞
才必用今之時士求於公卿大夫故干進者顯榮守道者
沉晦願處乎今之世才微學寡不敢枉道妄動雖親戚鄉
閭鮮克知其所存者矧敢期知於公卿大夫乎伏承閣
下屈近侍之尊下顧愚陋仰荷厚禮媿不足以當之噫公
卿不下士久矣願晦於賤貧世莫之顧而公獨降禮以就
之非好賢樂善之深孰能如是乎幸甚幸甚願閣下持是
好賢之心廣求之之方盡待之之道異日登廟堂翊明天
子治以之自輔以福天下豈不厚與鄙朴之人不善文詞

姑竭其區區少致謝懇

為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中允明公執事竊以生民之道以教為本故古者自家黨
遂至於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於小學是天下
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人莫不從教小人脩身君子明
道故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
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為
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
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
成善治乎往者朝廷深念其然究思治本詔京師至于郡
縣皆立學雖未能如古之時比屋人人而教之可以教為

士者矣誠能教之由士始使爲士者明倫理而安德義知治亂之道政化之本處足以爲鄉里法出可以備朝廷用如是則雖未能詳備如古之教亦得其大端近古而有漸矣是朝廷爲教之意非不正也顧州縣之吏奉承之何如爾珣庸瑣之質叨恩領郡雖才不足以有爲然少承父師之訓久從士大夫之後涉聞學古爲政之道不敢斷斷俗吏之爲專以簿書期會爲事勉思所以副朝廷明教化育賢才之意以學校爲先務然念教道之職非得豪傑之士學術足以待問行義足以率人則何以爲衆人之矜式竊聞執事懿文高行爲時所推仕不合則奉身而退不爲榮

利屈其志歸安田間道義爲鄉里重豈特今人之難能古人所難能也愚謂執事非甘於退處而樂於自善也蓋道旣不偶去就之義不得不然在執事之心諒無一日忘天下不以行道濟物爲意也蓋聞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此鄉人所望於執事而執事所宜自任也珣是以敢布其區區之意願執事從鄉人之望枉屈軒馭來憇郡庠俾後進子弟得所依歸不獨一郡學者漸被善教四方之士聞風慕義亦將奔走門

下是執事之道雖未用於時而所及人者固已博矣孟子所謂天下之樂也執事豈無意乎或賜允從不勝幸甚

再書

近者書其鄙懇陳于左右輒欲邀致軒從內省不度方負媿惕辱教之答詞意甚厚且承燕居休適感慰深矣然而過持謙巽未許臨屈區區之意有所未盡輒敢再浼聽覽珣至郡之初延見僚吏士民首道朝廷所以憂念遠方愛養元元之氣既則詢州郡之賢人足以取則爲治者於是聞執事之名於衆人之口珣退而三思三省之始曰彼鄉先生也吾將奉之以教郡人既而曰賢者以類至惟賢能致賢彼賢豈我屑耶既又曰賢者雖有爲而退豈將自善其身耶必將化導鄉里教育後進自古賢者未有不然者

也豈特守之爲乎於是決之不疑以請于左右豈意執事未賜深亮拒而弗從珣竊觀在易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上九以剛陽之德居無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居其位爲衆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爲衆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已無與於天下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無咎聖人又從而贊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無所慮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之仁與夫索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今執事居是鄉爲一鄉所宗仰適當觀上九之義豈得圖一身之安逸而不以化導爲意乎見諭日

一作近多微疾憚於應接此大不然古者庠序爲養老之地所養皆耆壽之人其禮有扶有杖有鯁噎之祝則其廢可知蓋資其道德模範豈尙其筋力也哉幸執事觀觀父之義詳聖人贊之之意思賢人君子所當用心勉從鄉人之願不勝幸甚

答橫渠先生書

累書所論病倦不能詳說試以鄙見道其畧幸不責其妄
 易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如虛無即氣則無無之語深
 探遠贖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然此語未能無過餘所
 論以大概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
 和一作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
 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
 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爾能無差乎更願完養思慮
 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何日得拜見當以來書為據句
 句而論字字而議庶及精微牽勉病軀不能周悉

謝生佛祖禮樂之說相知之淺者亦可料也何吾叔更見問大奇書中云聖人之悟前後矛盾不知謂何莫不至此否

林氏曰此段最難解前無善乎更願宗養思慮小人謂亦之即所謂善也曰視雖難盡論之矣夫宗養一語之非即所謂善也宗養至其始意氣則而言之宗養以人雖宗養言之則亦善心也夫宗養而無其宗養則其宗養豈能宗養乎此宗養之出然其宗養未始無其宗養也宗養之出然其宗養未始無其宗養也宗養之出然其宗養未始無其宗養也

答謝與長主書

再答

昨書中所示之意於愚意未安敢再請於左右今承盈幅之諭詳味三反鄙意益未安此非侍坐之間從容辨析不能究也豈尺書所可道哉况十八叔大奇皆在京師相見且請熟議異日當請聞之內一事云已與大奇議而未合者試以所見言之所云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信乎入神之奧若欲以思慮求之是既已自累其心於不神矣惡得而求之哉願以為有所事乃有思也無思則無所事矣孟子之是言方言養氣之道如是何遽及神乎氣完則理正理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自養

氣至此猶遠不可驟同語也以孟子觀之自見其次第也當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句心字屬下句此說與大奇之言固無殊但恐言之未詳爾遠地末由拜見豈勝傾戀之切餘意未能具道

所諭勿忘者但不舍其虛明善應之心爾此言恐未便既有存於心而不舍則何謂虛明安能善應邪虛明善應乃可存而不忘乎

上富鄭公書

伊川程頤齋心裁書再拜獻于致政司空相公閣下願鄙野之人未嘗請謁有位故不獲從鄉里士子趨進門下今者來自山中聞太皇太后厭代心誠有所迫切無路上達敢以聞於左右蓋非公無可告者非公無肯爲者願頃歲見治昭陵制度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宰執而下受成而已莫復置思以巨木架石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既又觀陵中之物見所謂鐵罩者鐵幾萬斤以木爲骨大不及三尺其相穿叩之處厚纔寸餘遠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朽壓于梓宮于時私心惶駭不能自己使

人聞於魏公魏公不以為意以魏公之忠孝於仁皇非不盡心惟其蔽於衆論昧於遠慮以天下之力葬一人於至危之地可不痛哉陵土既復固知無可奈何然每一念之心悸鬼喪或終夕不寐今鄉鄰之間有如是事可為謀而不以告人必謂之不信况仁皇天下父母乎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宮闈因此事會可為之謀夫合葬之禮周公之來未之有改近取諸唐帝后亦或同穴至于乾陵乃是再啓太祖皇帝神謀遠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稽典禮則得尊親之道徇俗法則皆享福之末此為可行無足疑者伏願公忠誠奮發為朝廷極論其事請奉太皇

太后合祔昭陵因得撤去鐵罩用厚陵石槨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為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主上莫大之孝任此事者非公孰能誠能為之天祐忠孝必俾公熾昌壽臧子孫保無疆之休竊惟公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極人臣恩遇無比料公之心苟能使仁皇聖體保其安全雖陷一作路禍患所不避也况一言之易肯顧慮而不發乎事理至明顧主上素未知爾以公言之重竭誠致懇再三陳之不憂朝廷之不悟獨繫公為不為爾哀誠憤激語辭鄙直內省狂易戰灼無地不宣

昨日本有布聞方懷煩瀆之懼乃辱教誨加賜酒食仰荷
 台意之厚不勝媿悚尊者之賜禮不敢辭然願方有言于
 左右若公見取雖執鞭門下蓋所欣慕况受賜乎苟不見
 從是忘忠義公之賜也實為願羞未敢拜貺謹復上納賻
 冒台嚴第深戰慄

答富公小簡

昨日妄有布聞方懷煩瀆之懼乃辱教誨加賜酒食仰荷
 台意之厚不勝媿悚尊者之賜禮不敢辭然願方有言于
 左右若公見取雖執鞭門下蓋所欣慕况受賜乎苟不見
 從是忘忠義公之賜也實為願羞未敢拜貺謹復上納賻
 冒台嚴第深戰慄

場安矣豈獨使敵人知有備而不來當使內地之人信可恃而願往則一二年間便可致完實長久之策也自古乘塞禦敵必用驍猛招徠撫養多在儒將今日之事則異矣願公念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願公念之' and '人信可']

答人示奏草書

辱示奏藁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欽服欽服子弟當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愚意有未安者敢布左右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願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所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眾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為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觀

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旣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第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某何

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

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遽書不復思繹
故言無次序多註改勿訝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却請示下
足以代面話

上文潞公求龍門庵地簡

願竊見勝善上方舊址從來荒廢爲無用之地野人率易
敢有干聞欲得葺幽居於其上爲避暑著書之所唐王龜
剏書堂於西谷松齋之名傳之至今願雖不才亦能爲龍
門山添勝跡於後代爲門下之美事可否俟命

四山... 顧輒恃顧遇之厚敢以哀誠上煩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爲
 世所重自朝廷至于草野相知何啻千數今將歸葬伊川
 當求誌述以傳不朽然念相知者雖多也能知其道者則
 鮮矣有文者亦衆也而其文足以發明其志意形容其德
 美者則鮮矣能言者非少也而名尊德重足以取信於人
 者則鮮矣如是誌之作豈易哉願竊謂智足以知其道學
 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後世莫如閣下家兄素出
 門下受知最深不幸早世當蒙哀惻顧其道不得施於時
 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尤深可哀也恭惟閣下

上韓持國資政書

顧輒恃顧遇之厚敢以哀誠上煩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爲
 世所重自朝廷至于草野相知何啻千數今將歸葬伊川
 當求誌述以傳不朽然念相知者雖多也能知其道者則
 鮮矣有文者亦衆也而其文足以發明其志意形容其德
 美者則鮮矣能言者非少也而名尊德重足以取信於人
 者則鮮矣如是誌之作豈易哉願竊謂智足以知其道學
 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後世莫如閣下家兄素出
 門下受知最深不幸早世當蒙哀惻顧其道不得施於時
 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尤深可哀也恭惟閣下

至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願丐雄文以光寃宥俾伯夷不泯於西山展季得顯於東國則死生受賜于孫敢忘捐軀殞命未足爲報率妄之罪非所敢逃

上孫叔曼侍郎書

願輒恃垂顧敢以哀誠上煩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爲時所重出入門下受知最深不幸短命天下孰不哀之又其功業不得施於時道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尤深可哀也切惟自昔有道之士名或未彰賢人君子爲之發揚而後顯於後世者多矣今將歸葬伊川太一資政韓公爲誌其墓思得大賢之筆其久其傳恭惟閣下名足以取重將來道足以流光後世至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願求真蹟以資寃宥倘蒙哀矜曲賜開允則死生受賜于孫敢忘內循率妄戰越無

地

一

卷之八

三

正誼堂

地... 其... 願... 泣... 啓... 楊... 君... 法... 曹... 二... 日...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葬... 韓... 持... 國... 爲... 誌... 行... 狀... 願... 自... 作... 徐... 當... 寄... 去... 願... 泣... 啓... 楊... 君... 法... 曹... 二... 日...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葬... 韓... 持... 國... 爲... 誌... 行... 狀... 願... 自... 作... 徐... 當... 寄... 去...

答楊時慰書

願泣啓願罪惡不第感招禍變不自死滅兄長喪亡哀苦
怨痛肝心摧裂日月迅速忽將三月追思痛切不可堪處
遠承慰問及寄示祭文哀辭足見歲寒之意家兄道學行
義足以澤世垂後不幸至此天乎奈何願悲苦之餘僅存
氣息筋骸支離尤倦執筆况哀誠非書所能盡所幸老兒
經此煩惱飲食起居如常不須深慮伏紙摧咽言不倫次
願泣啓楊君法曹 九月十日

一

卷之八

三

正誼堂

上韓康公啓

竊以朝廷取士所以爲致治之先公卿薦賢固必有知人之哲允諧公議始厭衆聞願也不才少而從學致知格物粗窺聖道之端倪明善誠身未得古人之髣髴徒忘懷於白首竊有志於斯文時和歲豐已足素望言揚德進敢有覬心屬嗣皇訪落之初乃元老告猷之會豈虞過聽猥被明揚文陛進登被德音之溫厚西清入侍密宸宸之光輝考於近世而來可謂非常之遇荷恩惟媿揣分則逾若何行爲可以報稱惟殫素學勉副厚知過此以還不知所措未緣望履徒切向風悃悃所懷敷宣罔旣

伏惟
 聖鑒
 再拜
 啓
 仲夏
 毒熱
 伏惟
 臺候
 動止
 萬福
 願執
 耕畝
 於門
 下未
 嘗有
 一日
 之素
 猥蒙
 過聽
 薦之
 于朝
 沾被
 恩命
 何以
 稱報
 未由
 展覲
 伏冀
 上為
 宗社
 善護
 寢興
 下情
 區之
 至

又謝簡

願惶恐再拜啓
 仲夏毒熱伏惟
 臺候動止萬福
 願執耕畝於門
 下未嘗有一日
 之素猥蒙過聽
 薦之于朝沾被
 恩命何以稱報
 未由展覲伏冀
 上為宗社善護
 寢興下情區之
 至

答呂進伯簡三

相別累年區區企渴之深言不盡意按部往來想亦勞止
秦人瘡痍未復而偶此旱暵賴賢使者措置受賜何涯儒
者逢時生靈之幸勉成休功乃所願望願備員於此夙夜
自竭未見其補時望賜書開諭不逮與叔每過從至慰至
幸引素門墻坐馳神爽所欲道者非面不盡惟千萬自愛

又

別紙見諭持法為要其來已久矣既為今日官當於今日
事中圖所設施舊法之拘不得有為者舉世皆是也以願
觀之苟遷就於法中所可為者尚多先兄明道之為邑及

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鄙見如此進伯以爲如何

又

荷公知遇之厚輒有少見上補聰明亦久懷憤鬱無所控告遇公而伸爾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極嚴恭漢武遠祀地祇於汾睢一作陽既爲非禮後世復建祠宇其失已甚因唐妖人作韋安道傳遂爲塑像以配食誣瀆天地天下之妄天下之惡有大於此者乎公爲使者此而不正將

正何事願以其像投之河流慎勿先露先露則傳駭觀聽矣勿請勿議必見沮矣毋虞後患憲典不能相及亦可料也願公勿疑

與呂大臨論中書

此書其全不可復見今只據呂氏所錄到者編之

大臨云中者道之所由出

先生曰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

大臨云謂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已悉所論但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泥爲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有二乎

先生曰中卽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爲一物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混而爲一卽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殊安得不爲二乎大臨云旣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道此非性中別有道也中卽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由中而出者莫非道所以言道之所由出也與率性之謂道之義同亦非道中別有中也

先生曰中卽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

若謂性有體段亦不可姑假此以明彼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卽天地可

乎方圓旣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出如中旣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於中蓋中之爲義自過不

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與率性之謂道

其義自異性道不可一作可以合一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可

與性同德又曰觀此義一作語謂不可與性同德字亦未

安子居對以中者性之德却爲近之子居和叔之子又

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若謂道出於中則

天圓地方謂方圓者天地所自出可乎

太臨云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

先生曰不倚之謂中甚善語猶未瑩不雜之謂和未當

大臨云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此心度物所以甚於權衡之審者正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重長短皆失其中矣又安得如權如度乎故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其中也大臨始者有見於此便指此心名為中故前言中者道之所由出也今細思之乃命名未當爾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所謂以

中形道正此意也率性之謂道者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理義也以此心應萬事之變亦無往而非理義也皆非指道體而言也若論道體又安可言由中而出乎先生以為此言未是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大臨云聖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取純一無偽可與聖人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取諸此而已此義大臨昔者既聞先生君子之教反求諸已若有所自



得參之前言往行將無所不合由是而之焉似得其所
 安以是自信不疑拳拳服膺不敢失墜今承教乃云已
 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竊恐辭命不明言不逮意致高
 明或未深喻輒露所見求益左右卒為賜教指其迷謬
 幸甚聖人之學以中為大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云
 允執其中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
 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
 乎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即
 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即天地之心神明不測即孔子之絕四四者有一
物存乎其間即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為甚心無偏倚則至明至平其

察物甚於權度之審即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
 心所發純是義理與天下之所同然安得不和大臨前
 日敢指赤子之心為中者其說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
 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
 言之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一有竊謂字純一無
 偽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來教云
 所謂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理義言雖無病而聖人氣味
 殊少大臨反而思之方覺辭氣迫窘無沉浸醲厚之風
 此則淺陋之罪敢不承教大臨更不敢拜書先生左右
 恐煩往答只令義山持此請教蒙塞未達不免再三浼

瀆惟望乘間口喻義山傳誨一二幸甚幸甚

先生曰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是有異也有異者得為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

大臨云大臨以赤子之心為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有異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爾大臨初謂赤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偽與聖人同一有處字恐孟子之義亦然更不曲折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為言固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為大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

心之用也此所深疑未喻又恐傳言者失指切望指教

先生曰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為未發反一作及求諸言却是

認已發者為說詞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爾凡言心者指

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

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惟觀其所見如何耳大抵論愈精

微言愈易差所謂傳言者失指及反覆觀之雖曰有差亦

不失大意又如前論中即性也已是分而為二不若謂之

性中性中語未甚瑩以謂聖人氣味殊少亦不湏言聖人第二書

所答去者極分明矣

答楊時論西銘書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為人借去俟更子
 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
 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
 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分殊之蔽私勝而
 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
 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
 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
 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其聞天下之事有甚難而易者有甚易而難者獨繫在上
 之人為與不為而已昔韓欲罷秦兵使鄭國說以鑿涇水
 溉田注填闕之水溉瀉鹵之地四萬頃畝收常一鍾關中
 遂為沃壤無凶年秦以富強至漢白公復引涇水以溉田
 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
 後衣食關中億萬之口此兩渠之功也秦漢而下皆獲其
 利熙寧中神宗皇帝講求治功興葺遺利時先祖殿丞建
 明鄭白之利神宗皇帝賜對便殿大稱聖心付以其事興
 役踰年功已有叙而害能者巧為沮止不終厥功陝右之

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其聞天下之事有甚難而易者有甚易而難者獨繫在上
 之人為與不為而已昔韓欲罷秦兵使鄭國說以鑿涇水
 溉田注填闕之水溉瀉鹵之地四萬頃畝收常一鍾關中
 遂為沃壤無凶年秦以富強至漢白公復引涇水以溉田
 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
 後衣食關中億萬之口此兩渠之功也秦漢而下皆獲其
 利熙寧中神宗皇帝講求治功興葺遺利時先祖殿丞建
 明鄭白之利神宗皇帝賜對便殿大稱聖心付以其事興
 役踰年功已有叙而害能者巧為沮止不終厥功陝右之

人至今爲恨其每思神宗皇帝知其利而欲興之意與先祖盡其力而被沮之恨某未嘗不憤歎至於流涕也閣下嘗尹長安矣必聞其事今則又非昔年之比也涇水低下渠口高仰灌溉之功幾盡廢矣民用困乏物斛踴貴職此之由今方外有不順之羗師旅之興儲侍爲急誠使秦中歲增穀數百千萬斛所濟豈不甚大某關西陋儒也自幼小稔知其事人微處遠無由自伸其憤鬱幸遇僕射相公以經緯之才逢時得君以天下事爲已任某是以敢不避狂妄之誅塵瀆鈞聽倘蒙采錄或致成功不使先祖抱恨泉下則某平生志願足矣

上謝帥師直書

願皇恐上訴于知府安撫寶文閣下願至愚學道幾五十年惟是自信行其所知不敢爲世俗所移知之罪之則繫乎人焉伏觀律節文諸醫爲人合藥誤不如本方殺人者徒二年半故不如本方殺傷人者以故殺傷論雖不傷人杖六十古人造律之意非特矜死者之無辜亦以警懼庸醫使不敢輕妄致害人命則其爲益豈不甚大近世以來律雖存而實不用俗吏拘文乃云律稱合藥誤不如本方若用藥不如方論雖日殺千人法所不禁官不當治也遂使庸醫輩恣其盲妄無所忌憚殺人如麻耳目所聞見士

大夫爲庸醫反陰陽背方論而殺之者不可勝數况天下之大民庶之衆可勝言哉獨嘉祐中族兄太中嗣宗知扶溝縣嘗以醫者用藥過劑殺人送府鞭其背過劑乃用藥之失非合藥誤也當時衆論稱之蓋他人未嘗用此律故也今死者之家莫肯與醫者辨者其故有三以當官者無愛人之心苟欲省事不肯爲之窮辨一也與醫者習熟不忍訟之二也慮今而後難復用醫三也是皆以利害爲心而不顧骨肉之義知其寃死而不爲之辨骨肉之義絕矣旣不能辨則爲之詞曰彼無惡意又曰訟之無益矣又曰已之命也此皆至愚不知義理之言彼有惡意自當從故

殺傷之法此律正爲無故意者設也辨之所以申骨肉之義豈繫有益無益也謂己之命則爲人毆而殺之亦可以不校矣世之人雖其父母本非死疾爲醫所殺隱忍而不辨者多矣衆人觀之亦不以爲非也習俗之迷人也如是今之士大夫使馬醫治馬誤殺馬而杖馬醫者目所常見耳所常聞衆人不以爲非也至以父母骨肉爲醫所殺而責醫者則未嘗見豈愛親不若愛馬乎愚惑不思之甚也凡人之疾病誤醫者多矣若風疾與氣藥肝病而攻脾之類雖不中病未能害人其死乃病死未得爲醫殺之也若醫經明言下之則死是不下則不死也今下而殺之與操

及而斷其喉何異古人立法原其意本不惡故罪止於徒
恕之至也若聽其妄殺人而不加治豈爲政之道乎姪子
某爲令醴泉病陰證傷寒而邑之醫者乃大下之又與洗
心散遂至寃死今有狀披訴伏惟明公居大帥之任操勸
懲之柄經術政事聞於天下高識遠見卓然絕俗法之所
無者尙可權其宜而行之况有法可依者乎民之於令其
義最重致命之死而不加一毫之罪於義得爲安乎竊聞
邑中憤嘆不平之聲聞於道路豈當任者獨不念之乎重
思閣下天下吏師誠能行之郡縣必多效之者若使遠近
傳之庸醫之輩皆知戒懼不敢輕視人命則公及人之功
豈細也哉匪惟先兄父子懷結草之報當獲上天之祐後
昆享繁衍盛大之福不勝哀懇願皇恐上訴

與金堂謝君書

願啓前月末吳齋郎送到書信即遞中奉報計半月方達
冬寒遠想雅履安和僑居旋爲客次日以延望乃知止行
甚悒悒也來春江水穩善候有所授能一訪甚佳只云忠
涪間看親人必不疑也願偕小子甚安來春本欲作春秋
文字以此無書故未能却先了論孟或禮記也春秋大義
數十皎如日星不容遺忘只恐微細義例老年精神有所
漏落且請推官用意尋究後日見助如往年所說許止蔡
般書葬類是也若欲治易先尋繹今熟只看王弼胡先生
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餘人易說無取枉費功年亦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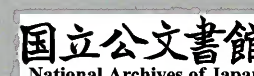
矣宜汲汲也未相見間千百慎愛十一月初九日願啓知縣推官

Blank space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答周孚先問 并跋

問先生舊語門人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市井之人雖曰營利猶有休息時禪客行住坐臥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至忙孚先竊謂此語如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若助長即是忙也或者謂此語非為學者設謂以聖人方之禪客未嘗閑若學者須是行住坐臥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方其學也固當有事亦當知助長之非

問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孚先竊謂聖者



謂有聖人資質一不念則流入於狂狂者進取曾哲之徒是也借如顏子不能拳拳服膺亦必至於此若是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雖不念亦無害也

六德知仁聖義中和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

問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乎先竊謂樂山樂水狀仁知之體動靜述仁知之用樂與壽明仁知之効知則能知之能知之則務窮物理務窮物理則運用不息故樂水水謂其周流也故動動謂其理之無窮也故樂樂謂其無疑也仁則能體之能體之則有得於所性有得於所性則循理而行之

故樂山山謂其安止也故靜靜謂其無待於外也故壽壽謂其達生理也

言意未能體仁知且宜潛思

問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乎先竊謂此語是告學者亦是入道之序故知及之者見得到也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莊以涖之者外設藩垣以遠暴慢也動之以禮觀時應用皆欲中節也或者謂此是人君事

臨政處已莫不皆然所謂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此言

未能盡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以云守也

乎先舊講習太學建中靖國庚辰冬過洛陽游伊
川先生之門預羣弟子之列親炙模範時聞誨語
越明年暮春歸省庭闈期歲復入學以所疑為書
請質於先生皆得親筆開論逮今幾四十年矣以
今日視前日固知學之不博問之不切日月逝矣
功不加倍祇益自歉紹興丁巳冬周孚先謹書

答張闕中書

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
身後覺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
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
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
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
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徒
是也

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
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答楊時書

願啓相別多年常深渴想前日自伊川歸得十一月十五日南康發來書知赴新任體况安佳甚慰遠懷願如常自去冬來多在伊川見謀居伊力薄未能遽成耳朝廷設教官蓋欲教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苟能脩職則不素餐兮孰大於是赴省試令子不知其名中第可喻及也名廸者好學質美當成遠器應未有比來期兩小子大者項成尉小者承問故及之此獨與諸孫處歲計稔則自餘無足道春暄惟進學自愛不宜願啓楊君教授三月六日

... 此與... 自... 勉之勉之盛暑在途千百自愛

答楊迪書

相別累月思渴前承惠書恐已出京故不復奉答近又收書乃知未行喜聞夏暑安佳前書所問心迹之說固知未能無疑也若以心迹有判則象憂亦憂乃偽矣是宜精索未易曉也又云有道又有易何如此語全未是更將傳序詳思當自通矣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大率所論辭與意太多孔孟之門人豈能盡與孔孟同唯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之說是以能思而卒同也若紛然致疑終亦必亡而已勉之勉之盛暑在途千百自愛



答門人書

前者奉答適病倦不能詳後來親知講論幾盈箱矣設端雖多大率意不相遠於大概尚弗識况屈伸久速之際乎平日不謂至於是豈皆知不足以及之蓋爲衆說漂煦不能自立爾此由見信不篤故也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願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姑求自曉無庸他恤深尤不知者甚無謂也

顧咨諸君處常問知動止忽領惠書審已安康其慰可知
 願如常不煩見念示及所疑百忙中謝君告行不暇周悉
 畧奉答思之可也溽暑千百善愛五月十日願咨鮑君秀
 才

答鮑若雨書并答問

願咨諸君處常問知動止忽領惠書審已安康其慰可知
 願如常不煩見念示及所疑百忙中謝君告行不暇周悉
 畧奉答思之可也溽暑千百善愛五月十日願咨鮑君秀
 才

定親書

願啓伏以古重大婚蓋將傳萬世之嗣禮稱至敬所以合
二姓之歡願族望之非華愧聲猷之弗競不量非偶望意
高門以願第幾男雖已勝冠未諧受室恭承賢閣第幾小
娘子性質資一作甚茂德容有光輒緣事契之家敢有婚姻
之願豈期謙厚遽賜允從穆卜良辰恭伸言定有少儀物
具如別牋

答求婚書

願啟族望非高聲猷弗競猥蒙謙眷屢致勤誠爰稽合姓
之文將卜宜家之慶伏承某人性質挺立器蘊夙成以願

第幾女子年已及笄義當有適特枉緘題之及俾交秦晉之歡仰認深誠敢言非偶在姆師之訓雖愧未閑而箕箒之勤願俾恭事

卷之八終

二程文集卷之九

伊川先生文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禮

婚禮

納采

納采謂婿氏為女氏所采故致禮以成其意使辭曰吾子有惠貺某室也某婿父有先人之禮使某也敢納采

問名

問名謂問所娶女子之名若今之小名也使者請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

納吉

納吉謂婿氏既得女名以告神而卜之得吉兆又往告女氏猶今之言定使辭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

納徵

徵證也成也用皮帛以證成娶婦之禮使辭曰吾子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某物使某也請納徵

請期

請期實告婚期也必先禮請以示謙使辭曰吾子有貺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告日女氏對

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之從一作是聽使又曰某使某聽命于

吾子女氏固辭使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

曰某日日猶言甲乙之類

成婚

期日婿氏告迎于廟初婚禮雖云初婚然當量居之遠近婿受命于所尊

謂醮而受命出乘前引婦車受命而出乘馬前引婦車執燭告戒之命

前馬使徒役持火炬居前賓將至賓婿也女氏之擯俟于大

門之外主人俟于門內賓降下車也擯進揖請事賓對今以介對

曰某稱婿父命某婿名以茲初昏將請承命擯對曰主人固以

恭俟擯揖入門主人揖賓及階主人揖升介以賓升介南

面贊賓就位

東面

再拜贊即席內告具主人肅賓而先賓從

之見于廟

見女氏之先祖

至于中堂見女之尊者徧見女之黨於

東序贊者延賓出就位

贊者以女氏之子姪為之

卒食興辭賓辭主人

請入戒女氏奉女辭于廟至于中堂母南面于房外女出

于母左父西面醮女而戒之母施衿結帨

今謂之整冠飾

戒諸西

階之上擯者出婿降立于庭中北面婦降自西階婿揖前

導立于車前既升而先俟于門外

先之者導之也門外婿家大門外也

婦至

主人

婿也

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婿退就次及期期謂早贊

者引婿入

贊者婿氏之女相

立東席西面姆侍奉婦立西席東面

贊揖婿再拜

男下女也

姆侍扶婦答拜遂即席女之從者沃婿

盥手于南婿之從者沃婦盥于北

沃盥以水濯手也於坐席之南北

婿摺

笏舉婦蒙首

蓋頭也

復位贊者進酌

用常酌

三酌用盃姆助婦

舉卒食相者以婿婦興說服女之從者受婿服婿之從者

受婦服燭出

康成云禮畢

女侍待呼于外夙興婦纚笄衣服以

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進拜奠贊還又拜見屬之尊者

長者於東偏南面東上屬自為別

是為見已不復特見

若異宮則見

諸父各就其寢幼者賤者皆見於堂下西面北上舅姑入

於室婦盥饋舅姑饗婦于堂之西偏卒食婦降自阼階

饗禮

謂嫡婦

翌日婿拜于婦氏之門

奠菜

三月預祭祀事舅姑復三月然後奠菜祝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菜於舅某子姑某氏

此段義有未詳

葬說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一作草木生物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充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

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

為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窞五患既慎則又鑿地

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

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畧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

矣其火葬一作焚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一作焚矣至

於年祀寢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

夢寐著龜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

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

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葬法決疑

古者聖人制卜葬之禮蓋以市朝遷變莫得預測水泉交
浸一作不可先知所以定吉凶決善惡也後代陰陽家流
競爲詭誕之說葬書一術遂至百二十家爲害之大妄謬
之甚在分五姓五姓之說驗諸經典本無證據古陰陽書
亦無此說直是野俗相傳竟無所出之處惟堪輿經黃帝
對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只有姬姜二三姓其
諸姓氏盡出後代何得當時已有此語固謬妄無稽之言
其所謂五姓者宮商角徵羽是也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
事吉凶依此爲法至如以張王等爲商武庚等爲羽是則
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爲宮以趙姓爲角又非四聲相管

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複姓數字徵角不辨都無
憑據只信其臆說爾夫姓之於人也其始也亦如萬物之
同形者呼其白黑小大以爲別爾後世聖人乃爲之制因
生賜姓胙土命氏其後子孫因邑因官分枝布葉而庶姓
益廣如管蔡郈霍魯衛毛聃郤雍曹滕畢原豐仰本皆姬
姓華向蕭亳皇甫本皆子姓其餘皆爾不可勝舉今若用
其祖姓則徃徃數經更易難盡尋究况復葬書不載古姓
若用今姓則皆後代所受乃是吉凶隨時變改也人之分
宗譬如木之異枝木之性有所宜之地也取其枝而散植
之其性所宜寧有異乎若一祖之裔姓音不同同葬一地

遂彼凶而此吉決無是理設有人父本宮姓子以功勳更賜商姓則將如何用之今二人同言則必擇其賢者信之葬禮聖人所制五姓俗人所說何乃舍聖制而從俗說不亦愚乎昔三代之時天下諸侯之國卿大夫之家久者千餘歲其下至數百歲不絕此時亦未有五姓也古之時庶人之年不可得而見矣君卿大夫史籍所可見者往往八九十歲百歲者不少矣自唐而來五姓葬法行於世矣數世百歲之家鮮矣人壽七八十歲者希矣苟吉凶長短不由於葬邪則安用違聖人之制而從愚俗所尚吉凶長短果由於葬邪是乃今之法徒使人家不久長壽命短促大

凶之道也進退無取何足言哉夫葬者藏也一藏之後不可復改必求其永安故孝子慈孫尤所慎重欲地之安者在乎水之利水既利則終無虞矣不止水一事此大概也而今之葬者謂風水隨姓而異此尤大害也愚者執信將求其吉反獲其凶矣至于卜選時日亦多乖謬按葬者逢日食則舍於道左待明而行是必須用晴明不可用昏黑也而葬書用乾艮二時爲吉此二時是皆夜半如何用之又曰巳亥日葬凶今按春秋之中此日葬者二十餘人皆無其應宜忌者不忌而不宜忌者反忌之顛倒虛妄之甚也下穴之位不分昭穆易亂尊卑死者如有知居之其安

乎如此背謬者多矣不欲盡斥但當棄而勿用自從正法耳

記葬用栢棺事

古人之葬欲比化不使土親膚今奇玩之物尙保藏固密以防損污况親之遺骨當如何哉世俗淺識惟欲不見而已又有求速化之說是豈知必誠必信之義且非欲其不化也未化之間保藏當如是爾吾自少時謀葬曾祖虞部已下積年累歲精意思索欲知何物能後骨而朽後聞咸陽原上有人發東漢時墓栢棺尙在又韓修王城圯得古栢木皆堅潤如新諺有松千栢萬之說於是知栢最可以

久然意猶未已因觀雜書有松脂入地千年爲茯苓萬年爲琥珀之說疑物莫久於此遂以栢爲棺而塗以松脂特出臆計非有稽也不數月嵩山法王寺下鄉民穿地得古棺裹以松脂乃知古人已用之矣自是三十四年七經葬事求安之道思之至矣地中之事察之詳矣地中之患有二惟蟲與水而已所謂毋使土親膚不惟以土爲汚有土則有蟲蟲之侵骨甚可畏也世人墓中多置鐵以辟土獸土獸希有之物尙知備之蟲爲必有而不知備何也惟木堅縫完則不能入求堅莫如栢欲完莫如漆然二物亦不可保栢有入土數百年而不朽者有數十年而朽者人多

以為栢心不朽而心之朽者見亦多矣後關

作主式用古尺

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月日辰跌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

之辰身跌皆厚一寸二分刻上五分為圓首寸之下勒前為領而判

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分陷中以書爵姓名行日故某官某公諱某

字某第幾神主陷中長六寸濶一寸一本云長一尺合之植於跌身出跌上一尺八分并跌高一尺二

寸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一謂圓徑四分居二分之一謂

七寸二分粉塗其前後書屬稱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或號行如處士秀才幾即幾翁

旁題主祀之名日孝子某奉祀加贈易世則筆滌而更之水以灑廟墻

外改中不改

祭禮程氏本有此諸本皆無之恐未必先生所著姑附於此

四時祭

凡祭灑掃廳事設几案於階下設盥盆悅手中祭前一日

視滌濯五更起安排如法具時果並菜三飣或五飣盞盤

匙筋訖次設香桌次設盥盆茅縮更祭服焚香請日孝孫

某今以仲春之祭共請太祖某官高祖某官曾祖某官祖

某官考某官降赴神位奠酒焚香跪執事者過酒左手把

盤右手以酒澆酌於灌盆茅縮處俛伏興再拜左避位遂

行獻執事者注酒下食二味或一味隨人家貧富頃之再

拜亞獻如前三獻如前事畢焚香曰祭事已畢揖執事者
徹饌祭祖妣亦如前式

始祖祭冬至

祭始祖灑掃廳事如時祭只設一位以妣配祝執辭出主
人之左東向讀之曰維年月日孝遠孫某敢昭告於某氏
之祖妣今以陽至之始追惟報本禮不敢忘謹備清酌庶
羞之奠尚饗三獻如前式

先祖祭立春

祭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曰
維年月日孝遠孫某今以生物之始共請先祖祖妣以下

降居神位餘如前式

禰祭季秋

祭禰曰孝子某今以成物之始恭請考君某官妣某官某
封某氏降居神位餘如前式

二程文集卷之九終

